

我看自由時報（新）

作為讀者，也是媒體圈外人。來談談本土的自由時報，主要是針對時報的台灣主體性論述。

自由穩坐全台報量的第一。

其主因：第一是台灣認同已逐漸高攀七八成，而本土平面媒體只有一家壟斷。第二是聯合、中國，名如其報充當中國的喉舌，沒有市場。至於蘋果是八卦新聞，而居老二。

我的一位好友師大社會學權威的前輩教授，他說不要講立場，講張數。就報紙的專業性自由不如聯合中國，自由時報的取向，是屬於非知識分子的大眾新聞。重視社會新聞影劇體育動態。欠缺國際政經的新聞與其論述。台灣不是迫切要走入國際嗎？

國民黨佔據台灣，改造台灣社會的成功，是從教育文化語言著手。國民黨的聯合中國報也一向如此，而且有許多專業的論述，能集中文章的火力攻擊或者支持某個論點。

這兩報雖已是處強弩之末的今天，仍然具有這樣的特色。每天有兩個版面，評論時事，文章都很長。

自由時報社論，確能偶見鞭辟入裡的好文章，小方塊則良莠不齊。星期論壇常是關係論壇，虛美鋪陳，訴求懦弱。自由共和國專刊是難得的名稱，可以補足論述的不足，有比較長的文章出現，但有無共同的主題呢？也許我不了解共和國的意涵。

自由時報應該加強具有國際視野論述，把台灣的核心價值系統性的問題，每天由不同專業的高手來寫專欄。平常只有一版的〈自由廣場〉大約10年前左右，我聽說報社高層對自由廣場文章取舍有定見：專家學者的文章不要太多，民眾學生要多些大概認為可以促進銷路，當然有職位有頭銜的官員稿子，始終優先。而且可能投稿者的廣場版面有限，只好限制字數。這樣字數4百或6百字，我早就說這形同報紙的電話call in，只能表達支持或反的簡單意見。有深度的作者，幾乎沒有辦法比較詳細的論述一個問題的來龍去脈。

且投稿文章，都被刪減，題目亂改。作者沒有尊嚴，降低投稿的意願。大概十年前，我與自由逐漸的相看兩厭，而成了互相拒絕的往來戶。’

很可惜自立、台日倒閉，我們本希望同時至少有兩家的本土報社，只剩下

唯一 台灣本土 的自由時報，其實背後是一個 房地產的大財團 ，也是讓自由時報能夠崛起壯大的 靠山， 不是壞事。雖然 支持本土 政黨 ，本土理念， 但報社 在選舉時常有選擇性的支持某些政治人物 。畢竟主事者始終是商人性格，缺乏遠大的視野與理想。不能大事鼓吹 堅定的政治 理念、尤其是台灣最欠缺的文化意識的風潮。 既不能網羅 臺灣 各界 各個學門 最傑出的 知識人，來創述有系統 的專欄。對培養 有學養的 年輕人的論述能力，似也 乏善可陳。

自由時報 應積極 就 台灣文化 歷史 和 宗教 1 間信仰等等的批判 並有創造新議題的力道 ， 這都要靠 知識份子 的論述，以 引導和鼓勵 社會大眾對這些嚴肅的重要面向去關懷 和參與。

具體的說 站在自由的立場 ，是商業的取向，必須 與整個家族企業 是共榮共存的。他不必 為台灣前途 有強烈的使命感 ，和歷史責任 ，我們的期 是苛求，也 是不切實際的 。 也不得不肯定 自由時報台灣 有所 貢獻。

台灣人 已經忘記林榮三的過去 ，轉而對林氏的推崇，愛護 自由時報。是由於台灣處境的困厄，分外 熱情的 擁抱本土的媒體。 然而 長期筆耕，誓死為台 的知識份子， 還是要直言不諱。

特別要說的是聯合中國兩報能設立基金會 或公司，舉辦各種 文化歷史科技 的大型活動展覽 。 而自由時報呢？

我幻想 自由時報 能用 1 00 0 萬 在現在 中正廟後的 歷史現場草地上， 來辦一個 <<台北 刑務所 〉百年展（台北監獄）， 來介紹 百餘年來 台灣被 未來 政權統治 的血淚史。 同時，像 中國時報的 時報， 聯合報的 聯經 一樣，要成立出版社，（ 聯經的書刊，有很高聲望）， 出版大部頭的 台灣 人文的 叢書。 設立 出版獎 ，資助 沒有錢出版 的優秀作品。

林榮三先生逝世 後，所成立的林榮三基金，可惜規模 不够大，林家的大財團 一兩百億 應該不成問題， 可以來辦理 以上我 陳述的各種工作， 並擴大推動台灣文化的 研究與發展與活動。將為台灣做千秋的文化事業，讓後人 永遠懷念。不只是主要是辦 林榮三文學獎 ，文學獎 已有名聲 ，可以繼續辦， 是不是可以改 名為 〈自由 文學獎〉呢？

今天 紙本新聞的論述 隨 電子報 的興起而更加的沒落。 台灣整體而言，本土媒體 論述的 萎縮，和紅色媒體的擴張， 嚴重 影響台灣人的 主體意識 的建構。

有志之士，能文之才，有的疏於電腦 ，而無處可以暢所欲言。 我主觀的感覺 ，今天 媒體 論述的風氣與功夫 ，遠不如 解嚴，解報禁後 ， 本土報多元出現 ，得以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

如今本土媒體，消失了活力，知識份子失去了舞台。唯自由時報，唯我獨尊，天下無雙。媒體的霸權，損害到知識的尊嚴。李筱峰教授終於離開了自由的專欄。

最後，我補充一段歷史。

有一天，1993年吧！我在師大人文中心主任辦公室，突然接到自由時報的一通電話，是林榮三董事長本人的。他說要積極推薦我做開南大學的首任校長，我委婉拒絕，也感謝他。我們同是開南的董事，但從來沒有講過話說真的，當年我心裡猶有疙瘩，可以說是不認識。這次電話，是唯一講話。過去長期在自由撰文，唯一互知的就是筱峯教授所講的劉永昌先生。